

三对恋人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花城出版社

三对恋人
南风迷
梦灯案
花案
思烈教授



三 对 恋 人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花城出版社

三 对 恋 人

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235,000字

1933年9月第1版 193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2000册

书号 10261·341 定价0.80元

目 录

三 对 恋 人.....	(1)
南 风 迷.....	(75)
梦	(127)
花 灯 案.....	(133)
思 烈 教 授.....	(235)

七场话剧

三 对 恋 人

编剧 陆探芳（执笔）、谢金雄、周丁

内 容 提 要

珠江三角洲外围农村清水坑的复退军人赵阿强，队长林禄，女队委林惠贞等农民，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与各种势力开展积极的斗争，当时因为还没有好政策撑腰，几至焦头烂额。

剧本通过三对恋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揭露两个“凡是”不得人心，歌颂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

《三对恋人》用喜剧的格调描写严肃的主题，人物鲜明生动，语言谐趣，乡土气息甚浓。

人物表

(按出场先后为序)

报幕员——一个善于诱发观众情绪的演员。

赵阿强——男，二十六岁，复退军人。

林翠卿——二十二岁，社员，赵阿强的未婚对象。

林惠贞——女，二十五岁，队委。

赵文辉——三十一岁，社员，林惠贞的未婚对象。

林禄——男，五十余岁，生产队长。

大猪盆——近五十岁，林禄的未婚对象。

谭炳——男，赵阿强的战友。

谭彩燕——谭炳的妹妹。

赵爱坤——男，三十岁，大队干部。

林就——五十余岁，赵爱坤的姐夫，公社副书记。

民兵甲、乙，白种人夫妇一对，闲散行人若干。

序幕

〔幕前。

〔报幕员握麦克风上。

报幕员 (向观众施礼) 感谢在座诸位来看我们的《三对恋人》。三对恋人? 哈哈, 请他们出来让诸位瞧瞧也是件乐事啊! (高喊) 赵阿强!

赵阿强 (上) 有!

报幕员 我知道你有个外号叫“天仔”……

赵阿强 那是因为小时候长得又矮又瘦……

报幕员 现在不同了。听说已经有了这个啦……哈……(做了一个女人的动作)

赵阿强 哈……

报幕员 喂，请她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赵阿强 她害羞啊，你叫吧。

报幕员 （高叫）林翠卿！

〔林翠卿低垂着头，羞答答地上。

报幕员 你不是有个外号叫“小姐卿”的吗？

〔林翠卿不语。

赵阿强 （慰抚）卿，行得正，站得正，怕什么，告诉他吧。

〔林翠卿扭一下身，跑下。

〔赵阿强追下。

报幕员 哈哈……

〔林惠贞兴奋地奔跑上。

林惠贞 （向后高叫）鼓气辉，轮到我們了，快出来吧！

〔赵文辉胆怯地上。

赵文辉 （向观众有礼貌地鞠躬）各位，我没有乱说乱动，请你们调查……

林惠贞 （拉他一把）嘿，靠近点吧，胆小鬼，真没用！

报幕员 啊，你们上来啦？

林惠贞 上来啦。

报幕员 你叫什么名字？

林惠贞 我叫林惠贞，外号“蒸生瓜”，你叫我“蒸生瓜”好了。

报幕员 “蒸生瓜”？什么意思？

林惠贞 煮不熟的瓜嘛，七分正经三分傻嘛。

报幕员 你是这样的人吗？

林惠贞 哈哈，等会儿你看戏就知道了。

报幕员 哦。哎，你旁边那位呢？

林惠贞 是我未来的……你明白啦？……他叫赵文辉，整天掏着一肚子气不说话，所以大家都叫他“鼓气辉”。

报幕员 啊！……祝你们成功，成功……

林惠贞 （一把拉住赵文辉的手）走吧，“拍拖”给大家看看……哼，

挺起腰来嘛，没点男人志气，真没用！（扯着赵文辉下）

报幕员 （高叫）禄叔，到你啦！

林 禄 （边上边说）上就上啦，监都坐过两年了，还怕你吗！

报幕员 禄叔，你到底姓什么的呢？

林 禄 本来姓林名禄，但人人都叫我“寡佬禄”。

报幕员 哈哈，这名字可以改过了，听说你已有对象啦。请她上来吧。

林 禄 （高叫）阿盆，上来吧，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大猪盆 （边吃东西边上）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我挑着二百斤石头过山的时候。

林 禄 喂，要给大家介绍的哟。

大猪盆 介绍就介绍吧，我叫“大猪盆”。

报幕员 哎哟，你的名字怎么起得那样怪呀，盆嫂？

大猪盆 吃得多嘛，肚皮象个盛猪潲的大木盆！

报幕员 吃得多少呀？

大猪盆 一顿饭一斤米才八成饱。

林 禄 （拉扯大猪盆）走吧，说这些好听吗？

〔二人下。

〔谭炳与谭彩燕上。

报幕员 喂，三对恋人，怎么弄出四对来呢？

谭 炳 哼，我们是兄妹俩，你不要胡说！

报幕员 对不起。那你贵姓呢？

谭 炳 谭炳！动不动就发火，所以叫“牛精炳”！

报幕员 那么你妹妹呢？

谭彩燕 （活泼地）你猜猜。

报幕员 谭炳妹，对不对？

谭彩燕 傻瓜！我叫谭彩燕——“彩”，五彩缤纷的彩，“燕”，燕子高飞的燕。

谭 炳 我们是专打不平的。

谭彩燕 也乐于帮助别人。

报幕员 好种!

谭 炳 行啦?

报幕员 行了。谢谢。

〔二人下。

〔赵爱坤与林就上。

报幕员 哎，你两位又是一对对象?

〔二人傲慢地冷笑。

报幕员 请问两位贵姓?

赵爱坤 一级绝密，不能告诉你的!

林 就 什么一级? 是特级!

〔二人下。

报幕员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领头的叫赵爱坤，大队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因为喜欢“索”女人的油，外号就叫作“锯鼻王”……哎，不说了，开场吧舞台监督! (下)

第 一 场

〔一九七七冬。某日上午。

〔珠江三角洲外围丘陵区。清水坑生产队大猪盆家内外。

〔舞台主演区为屋内客厅，家私农具一应俱全，使地方显得更小。

墙是用泥砖砌的，长期风雨剥蚀，灰泥斑驳脱落，早就应该毁旧建新了。

〔屋后青山，密林修竹。屋旁树影婆娑，游蔓飞藤。屋前幽径贯通，野草丛生。

〔幕启：大猪盆匆匆上。她卷起裤管，赤着脚，系一条围裙上，围裙上满是泥渍。来到门口，伸手往墙孔取下竹棒挑起门阂，然后推门进厅。

〔进到厅里，大猪盆手勤脚快地舀了一竹筒大米，用竹筛接

过，然后从门角处取出番薯，用竹篾轻快地刮皮。

〔有顷，林翠卿以近似大猪盆的打扮上场。她心情愉快，脸部露出笑意。

〔林翠卿进厅，站在大猪盆身后，由于害羞，欲言又止。

林翠卿 （有顷，温柔地）妈……

大猪盆 （责备口吻）怎么迟迟才回来！快动手呢，吃过饭又开工了，砖要赶着入窑起火哩。

林翠卿 （壮起胆来）妈，阿强复员回来了……

大猪盆 （丢下番薯站起）什么？阿强回来了？（张望一下）人呢？

林翠卿 有人见他回到公社，说是安排在公社收购站工作，可能办手续呗，等会就见啦。

大猪盆 （欣喜）安排在收购站工作？唉唷，好了，好了，太公婆开眼咯！……嘿，下三斤米吧，不要加番薯了——就当生日晚餐净米饭！

林翠卿 （迟疑地）阿强他不知吃多少呢？

大猪盆 他能吃多少？我预算你俩吃一斤半，我吃一斤半，还不够？

〔林翠卿往米缸舀米。

大猪盆 （盘算着自语）没镔哟，怎么办呢？……这样吧，干番薯叶滚汤，到禄叔那边要两个鸡蛋，回来打开搅碎，多放点水，凑够一大钵，那就够镔了。（入厨，下）

〔洗擦锅头的声音。

林翠卿捧米入厨，下。

赵爱坤手挽一块肥猪肉上。他口中唱着京剧《沙家浜》刁德一的“这个女人不寻常”的唱词。到门口，迟疑一下，把猪肉挂在门外墙上的钉子上，进厅。

赵爱坤 阿卿，阿卿……

〔大猪盆上。

大猪盆 什么事呀爱坤？

赵爱坤 （发现大猪盆满身泥巴）唉喂，怎么弄得一身泥巴呀？

大猪盆 （若无其事的）打砖嘛。

赵爱坤 （专注地）打砖？哪里去打砖？

大猪盆 生产队办砖厂嘛，你不知道吗？

赵爱坤 （惊诧）生产队办砖厂？

大猪盆 怎么，不准吗？

赵爱坤 （突然窥见林翠卿的身影，心不在焉地）唔，我姐夫林副书记带了个路线教育工作队回来，计划把我们清水塘搞成学大寨的先进点，创造出一整套抓粮食生产的经验来……阿卿呢？

大猪盆 （吃惊）那么说，砖厂不准办了？

赵爱坤 它会跟农业生产争劳动力的嘛……阿卿呢？

大猪盆 在厨房里，有什么事吗？

〔赵爱坤走出门口，取了猪肉，复进厅内。

大猪盆 （见到猪肉，暗喜）阿卿，快出来！

〔林翠卿上。

赵爱坤 （靠近林翠卿，煞有介事地）上个月你们不是说要搞点猪肉尝尝吗？

大猪盆 对呀对呀，你的记性真好！

赵爱坤 （举起猪肉，卖弄地）呶——刚才去检查生产，在路边碰上猪肉佬，我买了这几两，天气那么干燥，煲点汤喝吧……

（递给林翠卿）

大猪盆 （忙不迭接过）哎呀，好了好了……哈哈，整块都油淋淋的，够肥哟，够靓！

林翠卿 （也赞赏地）确是好靓呀，你哪来的好手挑得这么靓的猪肉？

大猪盆 你懵啦，那猪肉佬“见高就拜见低疍尿脬”，要不是爱坤，爱坤不是大队革委成员，他肯卖靓货给你！

赵爱坤 哈哈，鬼知道他怎么想的。

大猪盆 不过，爱坤呀，还没分配呢，钱不能马上还给你……

赵爱坤 还什么，是我的一点心意。

林翠卿 （敏感地）那不行，不要钱我们就不要猪肉了。

大猪盆 不要？不要哪有馐给阿强吃呢？

赵爱坤 （一怔）什么？阿强回来啦？

大猪盆 要不是他回来，我舍得落那么重皮！

赵爱坤 （顺水推舟）这样吧，既然你们不要就还给我吧！（一手抢回猪肉）

大猪盆 （不悦）怎么搞的呀爱坤？

赵爱坤 你们不要嘛。（往外走）

大猪盆 （欲跟上）你……

林翠卿 （一把拉住）妈，算啦……

赵爱坤 （至门口，旁白）贴钱给你同男人一齐“撑台脚”？县委书记也没那么高风格呀！（下）

大猪盆 （转怒于林翠卿）都怪你！

林翠卿 你哪里知道呀，他“狗上瓦坑有条路”！

大猪盆 管他个屁！没馐给阿强吃即是假！快去吧，快去找禄叔要两个鸡蛋回来！

〔林禄捧两个鸡蛋上，进厅。

林禄 （象家长似地）不用了，我来了。（把鸡蛋给林翠卿）啵。

林翠卿 下不下你的米？

林禄 不用了，我已经煮熟饭了。

〔林翠卿入厨，下。

大猪盆 （故意留下）你也知道阿强回来？

林禄 不知道我拿鸡蛋来？（无拘束地蹲在矮凳上抽烟）

大猪盆 （关心地）那你还不回去吃饭？

林禄 不忙，等阿强回来见见嘛。

〔相对两无言，静场有顷。

林禄 （无话找话）人打砖你打砖，有谁象你打成一条泥鳅那样。

大猪盆 （笑）做工夫莽撞嘛，全队打得最多是我哩。（忽然想起，靠近林禄，低声）哎，听爱坤说，就叔带了个工作队回来，

砖厂不知办得成办不成？

林 禄 不成也得成，既然选我当队长，我就有权……

大猪盆 （关切地）权权权，你当心才好。

林 禄 当心什么呀？

大猪盆 你忘了，大跃进时候，上头要你插秧插“蚂蚁出洞”，你呢，偏偏插“学生做操”，结果坐了两年监。要不是粉碎“四人帮”，你额头上还有个“牛”字哩。

林 禄 阿盆呀，过去的事不要记啦。

大猪盆 （默然）不记？死了才不记！如果不是坐牢这件事，我们俩早就住在一起啦……

[林翠卿突然上场。

[林禄急忙用手肘碰大猪盆。

大猪盆 （慌忙走开，正色地）阿卿呀，你还干什么？

林翠卿 （不好意思地）拿生羌做汤呀。（往门角下取生姜）

大猪盆 （粗声粗气地）汤还没做好吗？唉，你呀，象条“隔夜油条”，难怪人家叫你小姐卿了，真是有中错状元没起错“花名”！

[林翠卿不理，入厨，下。

林 禄 难怪罗，自小多病……

大猪盆 唉，不提啦，是她的死老子临死前病着得她的嘛，所以大跃进时人家斗你，硬说她是你的，我就掬了一肚子气！（越说越气愤）那些死绝种呀，什么都说得出来的。你看，现在又说啦，说你林禄想“大锄挖芋头——连仔带甍一齐捧”！

林 禄 （止住）哎，由他们说去吧，我“时运高不怕鬼叫”！

大猪盆 （稍歇，带羞涩地靠贴林禄）喂，扯开又扯啦，这次阿强回来大抵都会跟阿卿结婚的了，那他们结了婚以后……我们俩……怎么样？

林 禄 （轻轻地）婚姻法允许的，你说怎么样。

大猪盆 （羞涩）阿强安排在收购站，有了个栖宿的地方。阿卿嫁了出去，你就可以搬进来啦……唔，广播说，粉碎“四人帮”是

第二次解放，看来日子会好过些了。将来呀，我们置一张十二斤重的棉胎暖一暖，享一享……

林 禄 哈哈……还要住上新建的火砖屋，当大北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在屋里喝酒吃狗肉，边吃边讨论队里的生产，你当我的参谋……

大猪盆 真有这等好日子？

林 禄 如今办砖厂正是为这个呀。

大猪盆 可我担心“偷鸡不成蚀把米”。

林 禄 什么？

大猪盆 我这么想：凡是上头反对的，你硬要去做必定蚀抵，大跃进时候你坐监不就是咁撞板吗，哎，我现在见过鬼就怕黑了。

林 禄 阿盆，船头慌鬼，船尾慌贼，船中间慌火灾，那条船就搭不成了。

〔林禄突然发现门外有人影，急出门，看，原来是赵阿强。

〔赵阿强穿一套军装，手提行李，背着背包上场。

赵阿强 （俏皮地敬礼）报告禄叔：丕仔赵阿强向你报到了！

林 禄 哈哈！丕仔不丕了，可还是那样调皮……（高叫）阿盆！

〔赵阿强与林禄进屋。

大猪盆 （欣喜）啊，回来了，回来了……

赵阿强 （习惯地伸出手来）盆婶！……

〔大猪盆的手举来举去也不会握。

三 人 哈……

大猪盆 （帮助赵阿强卸行李）去了六年啦，不丕了……要是父母在世，该多高兴啊……对了，阿强，前两个月打台风，你那破屋倒塌了。

赵阿强 （插咀）塌了？嘿，早就知道它顶不了几年啦。

大猪盆 （紧接）以后就在我这里出入吧。要过夜的话，在队部搭个铺……唉，可怜咯，命不好：一岁死老子，两岁死亲娘，靠吃众家米长大（……高叫）阿卿，出来吧，出来见见吧。

赵阿强 何必紧张呢？（从行李中取出生油两瓶）喂，买了两斤生油给你过年炸煎堆……（给）禄叔一斤……（给）

大猪盆 （接过）哈……想得真周到，象个大人了……（高叫）阿卿，哎呀！……

〔林翠卿上。

林翠卿 （故作娇嗔地）干什么呀，象个催命鬼！

大猪盆 （没好气地）上前见见吧，自小玩到大，怕什么，将来还要同一张床睡哩！

林 禄 哎呀，阿盆，闭上你这臭咀吧！

大猪盆 （自语）烂正经的，我最讨厌的了。告诉你吧：密实姑娘假正经，吱喳姑娘心事清！

赵阿强 （从行李中取出一条围巾）阿卿，来，接过。

〔林翠卿垂下了头，不敢正视。

大猪盆 （责备地）接过吧，没点正气！

〔林翠卿接围巾。

林 禄 （突然地）哎呀，怎么好象煮烺了饭啦……

大猪盆 （紧张地）哎呀，快快快！（提着油瓶与林翠卿冲进厨房，下）

赵阿强 禄叔，听说我们队办了间砖厂？

林 禄 是有这么回事。

赵阿强 也听说你为缺少人手而头痛？

林 禄 唉，是这样的：全队就我一个党员，而我又要抓大田生产。早先听说你复员回来，想安排你当厂长——你也是党员嘛，遇到什么事可以多一个人在支部里帮帮啊。但现在不行了……

赵阿强 还行啊！

林 禄 什么？

赵阿强 收购站那边我还没报到哩。

林 禄 不行，我不想你跟我们捱。

赵阿强 那算什么“捱”？到收购站工作，每月不过三十来块钱，要是砖厂办得顺利，三十来块钱不能找到？再说，大家把我养大成人，现在正需要我，我却背着大家去吃另一碗饭，岂不是“食碗底，反碗面”，饭会从背脊骨落的。

林 禄 道理是这么说，可要想清楚才好。

赵阿强 不用再想了。老实说，我在部队时就曾经想过回来办砖厂，因为我看到外地办砖厂的生产队，年终分配都不错。

林 禄 好吧，我跟队委通通气：你当厂长！

〔赵阿强乐滋滋地顺手摘了一片蓑衣瓣放在嘴里，“啐啐”地吹响了。

林 禄 还象个小孩子。

赵阿强 哈哈，总改不了。……哎，技术力量和资金有困难吗？

林 禄 师傅已经请来啦，是鼓气辉的表叔，眼下缺的是资金。

赵阿强 有发动群众投资吗？

林 禄 我正想走这步棋哩。

〔赵文辉戴着近视眼镜，背一鱼篓上，听到屋里有人谈话，不敢进内。

林 禄 谁？

赵文辉 （胆怯地）是我呀，找你呢，禄叔。

林 禄 怎么不进来？进来嘛……（出门拉赵文辉进屋）阿强回来了呀。

赵阿强 哎，辉哥！

赵文辉 （毕恭毕敬地）啊，强哥回来了……

赵阿强 是细佬强回来了，坐吧。

林 禄 （不满地）不要这样垂头丧气嘛鼓气辉！你阿婆是地主，可你不是嘛，你失了踪的老子也不是，你算什么？……抬起头来！……这次办厂，全靠你请了表叔回来当师傅……

赵阿强 不用怕，现在又不是“四人帮”时候。

林 禄 他自告奋勇地回来当厂长。